



大學衍義補纂要序



學不可徒博也而尤貴得其要
學而不識其要則亦書肆焉耳矣
何則旁搜遠紹稽古訂今博聞而
強識之亦通儒事也而編簡浩繁
歲月難窮資秉顛矇記聞鮮廣是
以強探力索徒費功研劇目鉅心

益起望洋茫乎未濟其哉畔乎未
涉其涯者豈非徒扭於博而鮮識
其要哉譬之適越焉千蹊萬徑雖
有多岐之悲苟得其後入之道則
策駕以登其闕者可竣也學者欲
博綜乎墳典規恢乎功名藻繪乎
事物審得其要則逸而有功矣大

學一書發自聖經者纔二百餘言
耳是何其簡而要也曾氏作為傳
義以發其意其義亦云備矣宋真
西山氏又復推廣其義掇取經傳
子史之言以實之名曰衍義我
朝丘文莊公又復推廣其遺博輯治
平典故之略以補之名曰衍義補

夫真氏之衍義固已百倍於曾氏
學者已有浩博難究之嘆矣今丘
氏之補又復數十倍於真氏學者
益有繙閱難既之慨焉同寅鳳竹
徐君涵養淵邃學識綜洽芸窓之
暇好觀衍義補曾輯為纂要凡若
千卷君起家名進士侍御南臺以

直議忤時丁巳冬謫推建州公暇
相與商確古今籌畫時務談次偶
出是帙以示予讀之誠約而有要
該而不雜裁而得體雖芟繁就簡
可便學者而聖賢之明訓古今之
獻蹟得失之龜鑑槩焉不遺是誠
學而有要者也建尹顧子名儒捐

賞刻于書坊欲以嘉惠後學噫是
編也身心治道燦焉可稽豈徒便
於藝焉已哉是為叙

嘉靖戊午季夏吉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建寧府事安
成吾南劉佃拜書于尊美堂

大學衍義補纂要序

大學之道古先帝王功化斯為至
備孔門述以成書詔後之學者俾
本之身而推諸治以協於神化之
極是故宋文忠真先生為之衍義
本朝文莊丘先生為之衍義補則以
廣孔門著書之意嘉惠後學心良

深也柰何世變既遠教失正傳大學經傳雖人人習竟混於詞章之末至二先生所著漫不省觀矣學不知本推無所自如之何治可追古也鳳竹先生少慕是書衍義則遵其舊衍義補略刪其煩撮其要錄而成編茲來推建府出示諸生

太守吾南劉先生見而心喜為令工鈔梓又托予序之予往誦世儒之言朝廷之士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與章句有異嘗竊病之以為分別之過也夫韋布之時所事章句欲何為哉固將以經綸乎朝廷也如所言誠以為異則宜今之業

舉者以為衍義與補之不必讀也
矣故大學之書合體與用古人終
身學焉舉而達之治者西山先生
得其精而為之衍瓊山先生得其
博而為之補鳳竹先生博誦而精
取之為之輯要非以求異非以附
同均有見於章句之間經綸之

寓焉耳今讀大學者經傳既熟集
註既明取衍義與輯要日閱之則
聖門之旨了然無遺而明德而新
民聖功神化止於至善古先帝王
之治必可復矣然則是集也豈徒
為舉業之資以掇高第而已哉故
古之人政出於學今之人學自學

政自政相去遼矣善乎真先生之
言曰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
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
以盡正君之法學者固將為臣以
事君者則是書其可廢哉此鳳竹
之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鳳竹少
登進士為宜春令本之身以作新

民德民至于今不忘擢南臺御史
已德益明民情益徹正言讜論上
契

宸衷中外推重而顧以直議忤時謫
今官其風節聲望為之益震矣乃
慨然就職日與諸生切磋大學之
道諸生皆服習向往不徒求章句

予喜見古治之復易易也僭為之序

嘉靖歲次戊午孟秋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前禮部郎中晉江尤烈撰



大學衍義補纂要目錄

卷之一

誠意正心之要

謹理欲之初分

防姦萌之漸長

治國平天下之要

總論朝廷之政

定名分之等

謹號令之頒

吏科凡十一條

察事幾之萌動

炳治亂之幾先

正綱紀之常

公賞罰之施

廣陳言之路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清入仕之路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卷之二

戶科 凡二十二條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卹民之患

除民之害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總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征權之課

傳筭之籍

鬻筭之失

漕輓之宜

屯營之田

卷之三

禮科凡二十一條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王朝之禮

郡國之禮

總論祭祀之禮

郊祀天地之禮

宗廟享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內外群祀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為教

卷之四

一道德以同俗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謚以勸忠

上科凡九條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冕服之章

輿衛之儀

曆象之法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章服之辨

卷之五

刑科 凡十四條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謹詳讞之義

伸冤抑之情

慎灾眚之赦

明復讐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恤之心

戒濫縱之失

兵科 凡二十四條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將帥之任

卷之六

出師之律

戰陳之法

察軍之情

遏盜之機

賞功之格

經武之要

內夏外夷之限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修攘制馭之策

守邊固圉之略

四方夷落之情

劫誘窮黷之失

聖神功化之極

大學衍義補纂要目錄終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
 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
 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
 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
 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
 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
 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

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
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
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
其它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
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
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惟又嘗以此書
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
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
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
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

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
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
也以上論帝王
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

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
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
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
為學之本上

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
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
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
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

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
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
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
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者入侍
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
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中
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
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
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準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
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
汗竹雖厯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
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
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
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
家治國見脩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
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
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

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剝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

過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殫厥心基命通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摘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列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黃羅夾覆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蓋是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

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
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
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
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
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
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
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
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于
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
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
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則不足以成其用之大
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
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
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
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
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做真氏所衍
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

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曰正百官其目
一曰固邦本其目一曰制國用其目一曰明禮樂
其目曰秩祭祀其目曰崇教化其目一曰備規制
其目一曰慎刑憲其目一曰嚴武備其目一曰馭
夷狄其目一曰成功化其目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
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
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
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
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
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

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
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
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
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
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
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
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
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
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

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

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
草澤幽遐不履城闔而得以知夫

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
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氏之
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
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
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
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
言徃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

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
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
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
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
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未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
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大學暇日因

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
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
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
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僮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大學衍義補纂要卷之一

後學常熟鳳竹徐枋編輯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

謹理欲之初分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吉字下有凶字

臣按此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
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動而未離於
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
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致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預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為善也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斷乎不可為則去之不疑則所存所行皆善無惡而推之天下國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通書曰幾善惡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

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就心言
幾就事言

臣按此言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人君一心淵奧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事皆備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其端誠能于其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乎審察之力由是以釐天下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變審察於其先圖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行義補遺要 卷一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項安世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
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
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笑談之頃謀
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

中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司馬光曰上五規此幾之爲言微也故治之於微則

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以聖
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
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

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瓊玩
發奢泰之端其言諛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
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
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
溢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夫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五豮豕之牙吉

程頤曰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
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蓋人之惡止于初則易
既盛而後禁則杆格而難勝莫若止之于初也又
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
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豮豕之義知
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
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人君

之於小人誠能察之於微知其不可用制之于早
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則天下國家
又安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君子所以貴乎炳
幾先也不然則無以知其為小人將馴致於權不
可收勢不可遏矣可不戒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垣

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顛泉極深矣而或入
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

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斯籍虔始
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
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
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水堅
垂及百年矣是以臨事貴乎見幾作事貴于謀始
為大於其細圖難于其易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
謂無傷其禍將長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臣按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由不能思患而預防也蓋物極則反勢至則危理窮則變必然之理也人君於此思其未萌之患慮其末流之禍審之於未然遏之於將然曲盡其防閑之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於不可救藥無可柰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享安榮矣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忿皆思患預防之謂也後世人主

若唐玄宗享國幾五十年及一旦天寶之亂出走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德宗朱泚之亂出走奉天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食之宋之徽欽被虜府庫蓄積爲之一空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不可支持之地有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舜典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德惟善
政政在養民

洪範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
司寇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蔡沈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

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

皇極君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以周禮

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

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列東西正位也公五百

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

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

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總之以爲民極焉所以爲

民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

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

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

者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
民於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
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
極經制為乎而不定風俗為乎而不淳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鄭玄曰六官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群職太

宰不言司以其統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

不言司以其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蓋天

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于六典我

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

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蓋得周公之心于千載之下

舉明王之典於三代之前可謂卓冠百王而足以

垂法萬世矣

宋朱熹曰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踈而賢

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倫
職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臣聞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

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
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
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媿有
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
之規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
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賈
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
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
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
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
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
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
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箕子所
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董子所

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此也熹所以論人君爲治之道無餘蘊矣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

白虎通曰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

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惟欲不解于位以爲民所安息也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
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
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朱熹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
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
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
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
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
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
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
綱旣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
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
庶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
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
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
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
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

其心而有以大警勅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 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故一家有一家之紀綱一國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無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紀綱也然而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

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賄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人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人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

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焉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
者也可無慎乎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蝸壤王諸其大夫詹父於王詹
父有辭辭有自直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
分者也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
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

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
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
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
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
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
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以禮假人

呂祖謙曰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爲已
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

不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噐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禮禮以行

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徃慰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王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茂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懋哉懋哉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
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
威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
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以馭其過

林圻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
主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
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是帝王之所以
致雍熙太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也然是詔乃賜

王成關內侯爵者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耶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匪人所謂勵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耳

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也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斥貶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

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无忌以受賂而賜長孫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功罪之實固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
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
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周官王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
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猷謂不爲一時
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
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
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
以傾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紿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光武特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
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
姦詐盡生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
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
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
詳思此義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宋劉安世言于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
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

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
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
其慮之旣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
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
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
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
易頻數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
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
率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
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

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工執藝諫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理無往而不
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

說命爰立作相土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善爲

者決之使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寄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

行義補遺 卷一
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千五年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

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策士求言之始何乃後世惟應故事而已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

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爲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唐太宗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爲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奉侍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

已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賚謀之善故其子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陸贄言於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仿善相錄卷一
一
謗尚恐其息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
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
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
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
揚惡怨讟溢于下國腥德達于上天迨乎顛覆猶未
知非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
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
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太禹成湯拜
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

廷固不可有忤逆之嫌其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
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
其理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
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晉文
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
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聖賢為理務詢
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
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
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
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

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嘗試思之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強悞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

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千萬之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贊又曰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宋太祖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負面對朕當虛宁

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遂爲一代之法

哲宗初卽位首召司馬光至告曰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

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賙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

行義補遺卷一
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臣按光首上此疏實萬世人主所當知者也竊以自古帝王必求人之言以爲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

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
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

吏科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臯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按宋儒陳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
不能以一身無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
曠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天下之事
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則一
事缺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
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

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臣按牧民之長曰常伯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
之公卿曰常任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者

掌王之服噐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噐械
 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
 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
 奉服御之用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
 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
 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
 以非人處之矣林之竒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
 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
 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
 哉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

得其人則君之左右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國之
 任用所施所行者無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豈有

不治哉

綴衣即今內司設尚衣等監
 之職虎賁即今錦衣衛之職

禮記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
 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
 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
 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統宗會元於國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總治於上臣分治於下然後事有統紀民有依歸而天下平定焉自唐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于四岳其所分牧雖有不同而命之爲民之意則無不同也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故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以百

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工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卽君之事君之事卽民之事民之事卽天之事也我

朝內設六部卽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卽虞世之十二牧名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地有異而分牧之意則同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真可爲萬世法者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以上總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

臣按唐虞雖未設官觀其叙親睦九族於平章協和之前則其立言之序輕重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真得帝堯之深意矣

高祖初置宗正官叙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

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

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
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
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
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
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三公無職而六卿有職者也三公論道
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
一原也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於此昔
舜命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則周末明

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無之是即揆相之任
歟我

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
公孤之職間以六卿無之亦成周意也嗚呼是職
也未易稱也不然寧毋備可也

以上公孤

冢宰令吏部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四海與宜

調劑使得其平

司徒令戶部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臣按司徒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財賦戶口之

事焉嗚呼唐虞三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

禮部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成周合樂于禮官謂之和者以樂而

也言

司馬

兵部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按國之大事在我宋以樞密院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

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法制之善者也

司寇

刑部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

工部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而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

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
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
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
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
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
具舉絲牽繩聯且冢宰相天子而總百官則司徒
以下皆其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
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體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
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
六職一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
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禮兵工各部
四司戶部刑部十三司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臣
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會設
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
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
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
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
以穩當以後並不許立丞相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
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
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
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
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

太宗卽位之初卽選文學之臣七人俾居內閣專掌
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
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
以實自是以爲故事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威
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

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
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
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周之
內史漢之尚書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
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

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忌當
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
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
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
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此訓則非惟職任之脩舉
而於輔成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

臣按唐之羲和周之馮相保章卽今欽天監之職
夫陶唐以前占步之術未詳天道幽遠非有神聖
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爲第一義
自是以後紀數以書有一定之曆觀天以器有一
定之制故成周馮相保章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
過春官宗伯一屬吏而處於群僚之中而其所以
命之之始亦不復如堯之欽敬也已雖然堯之所

以欽順乎天道卽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於朝廷而又分命之於四方。蓋象以正曆曆以定時無非爲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於天而不及於民。此堯舜所以爲萬世法。歟。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徃徃以司天爲名。噫。巍巍乎惟天爲大。在人君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意而敬天勤民之心可法矣。

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卽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等官皆以士爲之。屬於冢宰。秦時爲大官。今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於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卽周官庖饗之任。曰珍羞。卽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醞。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爲天地民物之

主宗廟社稷之所關尤不可以無所養要必內養其德外養其體可也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于是乎繫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甘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戒則所掌之人爲有罪矣晉文公之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其以此歟雖然是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與其荐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體薦俎賓客饗殮饗食皆在所司雖飲食口腹之奉而皆有大關係焉屈到以荐芟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皆由於飲食

